

# 流轉，文學時光

## 法國兩儀文舍「閱讀波光」活動

文／梁瓊芳 研究典藏組 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我們為文學朗讀、翻譯和對話，說明了作家之心，如湖似海；文字的波光，正對應著作家的心靈動狀。這場由弗朗索瓦·埃馬紐埃爾、王文興、舞鶴對談的「閱讀波光」，便是批文入情，看清那波動的輝光。作家彼此之間的心靈波浪呼應，宛如流水，在我們心底流轉一段美好的文學時光。

2012年春天，法國文化部最具人文精神的「兩儀文舍」，首度來台！

緣於2011年6月台灣作家舞鶴代表作《餘生》法文版由卓立（Esther Lin-Rosolato）及貝施娜（Emmanuelle Péchenart）兩位譯者共同翻譯在法國出版後，此作品深受「兩儀文舍」主持人安妮·居里安（Annie Bergeret Curien）的讚賞，決定將「兩儀文舍」的活動首次移動來台舉行，並邀請台灣作家舞鶴、王文興與比利時法語作家弗朗索瓦·埃馬紐埃爾（François Emmanuel）（下文簡稱「傅朗」）進行對談，共有4場對談活動，其中3場在台北：分別為國立臺灣大學藝文中心雅頌坊、紀州庵文學森林及台灣法國文化協會（Alliance Française）舉行。

然而，唯一的一場南部活動，於3月2日下午2時在國立台灣文學館B1國際會議廳舉行，主題為「閱讀波光」，由傅朗、王文興、舞鶴對談，法國漢學家安妮·居里安及台灣文學館李瑞騰館長擔任主持人。希望透過對談及討論，展現作家們在寫作方向和實踐方面的觀點交鋒，激盪出不同文化下的作家創作生命，給予愛好文學的讀者，不一樣的文學體驗與感受，更藉此帶動台灣文學進軍國際文壇。

自2002年起，「兩儀文舍」在法國人文科學

之家基金會（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'homme）成立，且得到法國文化部國家圖書中心的支持。「兩儀文舍」這一中法當代文學交流的新機制，它以最貼近當前的文學創作為宗旨，彙聚法語圈和華語圈內不同領域的參與，包括作家、翻譯家、研究人員和大學教師，定期召集會議，以寫作研討會的方式組織，將這一活動命名為兩儀文舍，是極富深意的。

所謂「兩儀」是指圍繞兩極，即是兩種語言、兩種文化和兩種文學，代表了華語文學和法文文學之間的交織、游移、往返，亦指參與活動的作家和譯者兩個群體。「文舍」之名則是指正在進行的寫作、思考和對話的過程，即作品如何在創作中、討論中互動聯繫逐漸成型。然而，「兩儀文舍」（Atelier littéraire bipolaire）的法文縮寫—ALIBI，深究其拉丁詞源，還有別處、他處之意。故「兩儀文舍」致力於為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提供文學對話，主辦以同一命題作文的方式，分別向一位華語作家和一位法語作家約稿，兩篇文章寫成之後，均付諸給文學翻譯家翻譯。兩位作家在閱讀對方作品的譯文之後展開對話，除了對自己初始命題的涵義作出闡釋之外，還要就對方作品進行提問和評論。隨後舉行文舍座談會，兩位作者就各自的寫

作展開深入對話，譯者及相關學者或喜愛文學的大眾，亦參與座談並發言，共同討論當代創作問題，意在促進當代文學創作與交流。所以，台灣作家舞鶴與比利時作家傅朗，應法國「兩儀文舍」之邀，以「歌」為主題進行短篇小說創作。於是在「閱讀波光」座談會中展開精采激盪。

在「閱讀波光」座談會上，3位作家沿用水的意象，依循著水波的紋路，編織一場的美好的文學饗宴。

整個會議分三段式，邀請每個作家選取其他兩位原作者已有對方語言譯文作品中的段落，此次選取了傅朗的〈瑪麗安·賈文娜：逝去的聲音〉（La voix perdue de Maria Gavinha）（此短篇小說乃為這次兩儀文舍來台的創作）、〈文本的呼喚〉；舞鶴的《餘生》以及王文興的《家變》等作品段落分別用中文和法文朗誦方式進行對話。然而，選了該段落的作家會解說他選擇的看法並向對方作家提出問題。對方作家也要回答問題並表示想法。以下段落即是3位作家共譜交織而成的一段文學波光。

## 黑色痕影·生命山水

首先，由傅朗以優雅的法文朗讀《餘生》的其中一段：

我在九〇年尾決定離開業已半都市化的小鎮，往島國的深山內部走，那時當然讀了一點資料，只要是直覺到島國內部必然還存有我從未見、從未思想過，更談不上瞭解的內

涵，到了九九年春，我持續進入深山內部，經由感覺我了解存在島國內部還有豐富的內涵，這內涵不僅是「都市陌生」，重要的是，我發覺「存在於原始的存有」在這小小的島國文明近了世紀末是可能的，它的內涵物在長遠看來足以抗衡都市文明，成為島國的代表性內涵，後來我的當代要求我自己接近「霧社事件」，我並未像研究者有預設的立場或預先架構好的過程，我本分是個文字小說家，小說家的目光、感覺、思索必然不同於研究專家，就像藝術家一樣他獨有一種「想像的真實」，我學習人類學者田野調查的方式住到現場來，初來時除了有限的「事件史料」，心裏只存著淡淡的當年對事件的「正當性與適切性」的疑惑，作為小說家，我長久以來自然形成的態度是心無小說，人事物不為小說作準備，而是實在的去過日常生活，在日常生活中偶然憬遇觸動我的人，如畸人先生、宮本先生，偶然聽到「這是我夢的小溪」、「沒有性的餘生就像沒有生命的靈魂行屍走肉」，不管他們的生活方式、使用語彙來自何處，可以肯定那是出自經年累月閉居深山部落的心靈，使我感動的這樣日常的真實像永遠霧迷的遠山一樣魅惑動人，我的當代交給我自己的思索「霧社事件」是一項工作，而我的日常閒情、心靈觸動才是生活的本分自然，可能才是我能進入、進而了解深山內在的所有的契機，——



在「閱讀波光」座談會上，3位作家分別以選取傅朗的〈瑪麗安·賈文娜：逝去的聲音〉、〈文本的呼喚〉、舞鶴的《餘生》以及王文興的《家變》等作品段落，分別用中文和法文朗誦方式進行對話。由左至右分別為傅朗（François Emmanuel）、王文興、舞鶴。

這是在邁開工作的第二個挑戰「嘗試檢討出草儀式的正當性」之前，所做的一段感情告白，我是個寫小說的藝術家，我感覺情感是工作的原動力，是我對深山多年來的以及至今對川中島的情感，驅使我繼續去面對另一項可能更艱難的挑戰，而非為了任何「成就工作」或「工作上的理由」，這項工作將發展到何等地步，現在我完全不知，連切入問題的角度都費了我多日燒酒的思想，適度的燒酒可以激起我衝出外在或衝入內在的工作衝動，可以使我感覺「與子偕行」「共生常存」的親近。

他緩緩朗讀且通過閱讀的視角，在這本小說的主要體認是進入舞鶴的歷史事件的主觀性，以霧社事件為故事背景，莫那·魯道率族人對抗日人，遭日本人報復屠殺。隨後，日本人又慫恿其他原住民殺害倖存者。他認為舞鶴全書以不分段落書寫，是一氣呵成、一路狂飆的文章，真的是印象深刻且有一種特殊感覺，除了寫作結構特殊外，更在小說主

題裡，表達他對舞鶴在寫作期間長年在部落行走，書寫原住民如獵人般帶有集體性、殘暴式、儀式性的行為，以及面對歷史所鋪寫的殘暴事件的悲劇，整本書始終在文字裡有著濃厚的黑色核心，即便是閱讀完，也會不斷思索想要去解開黑色核心的奧妙。

他提及希臘神話有個酒神叫戴奧尼撒斯（Dionysus）乃為狂飲歡樂之神，也是古希臘的藝術之神。說明這是一個人間之神，也是悲劇的象徵。形容人在這種狂歡過度的行為，現今卻視為奇怪荒誕的行為，而這種狂歡行為在我們當代與酒神這種關係漸行漸遠。其中，他提及在舞鶴整個小說對山景致的描寫，有一種人格化的體現、擬人化的現象，這在西方國家是少有的，反而在台灣文學裡頭比較常見，說明了山賦予人類的靈感源泉的所在。

再來，他向舞鶴提出兩個問題：第一，「作為小說家，我長久以來自然形成的態度是心無小說，人事物不為小說作準備，而是實在的去過日常的生活，在日常生活中偶然憬遇觸動我的人。」請舞鶴解釋他所朗誦的這段話，是否與舞鶴寫作經驗為一真實呼應？第二，「燒酒可以激起我衝出外在或內

在的工作衝動，可以使我感覺『與子偕行』『共生常存』的親近。」這句表示是只要寫作就會喝酒的意思？

舞鶴在起初回應，即道出閱讀《餘生》是要一氣呵成，否則，閱讀上是有困難度的。整本書不分段，246頁，只有二心：靜心和耐心。關於霧社事件的原住民悲劇性的產生，不在於血腥暴力、文化的產生，而是在於原始部落文化遇到近代文化的文明，透過更強大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武力經由武力與非武力的同化，完全無法抵擋的，也是我在書寫的主要所指。對於傅朗提到希臘神話酒神的概念很有意思，因為酒神已經擺脫日常生活的倫理，那種禁忌的狂歡，有點等同於原住民的「出草」的狂歡，不似現在的狂歡是很有秩序，一切都得很小心，就算有這樣形式的狂歡，也是以嘉年華會的形式出現，如美國職業棒球。但是在山水的狂歡，真的是很少見的。

其實，舞鶴不認為他是職業的專業寫作者人，在座談中他自我剖析，寫作心態是「心無小說」，他自言個性與人群疏離，從來不與別人做任何交談，他表示寫《餘生》時，在部落裡經常是一個人散步到晚上，也曾經在淡水小鎮隱居十多年，從30歲到42歲的12年間，從未發表作品，因為他認為，生活在寫作之前，他在無所事事的日常生活中就已獲得生命的完足。另外，他更認為山水和自身的生命是非常緊密，亦指出我們人的內在也存在小小的山水，是和外在的山水是互相呼應。再來，關於燒酒是喝米酒，是適度地喝酒。唯有透過喝酒的時候，

我才覺得是我和這部落的人以及山水有一份熱情與親近。

隨即，王文興朗讀《餘生》某段落：「他在白雪的山坡下等著，他所愛的人，雪下得大了，他堅持等待他所愛的人，一個高高的年輕人出現山坡上，站在枯松下，『我所愛的人喲，愛我的人喲，』『我們終於不再分離了，喜悅的跟著我回家吧！』啊美麗的少女，美麗的少女啊……他埋伏在山坡下等待出草『他所愛的人』，直到『愛我的人』出現了，經過雪中的戰鬥，他割下愛人的頭，終於所愛與被愛不再分離了，愛人喜悅的跟著愛人回家，這樣的情境只能以美麗的少女來讚嘆，美麗的少女的純真無邪。……」提及它有浪漫主義文學吸引人的地方。更發現舞鶴和傅朗這兩位作家，都有原始主義和抒情主義，都是屬於浪漫主義，可稱原始浪漫主義和抒情浪漫主義，朗讀舞鶴的作品可找得到。王文興試圖解釋出草歌，文章段落的男子要把他的愛人頭顱割下來，以資證明把頭顱割下來是愛的證明，在哲學上那是一種馴化，彷彿是說只有鬼神才能保護你，尤其是最愛你的鬼神才能真正保護你，所以才把最愛你的人頭割下來。舞鶴回應王文興的提問，他提及在這原住民出草的文化一直以來是帶著仇恨的文化，這是在南島語系的共同儀式，長久沉浸在仇恨的恐懼文化竟演變成一種浪漫的愛，特別當出草之後，帶著恐懼及血腥，把割下的頭顱宛如當成愛人一樣，在狂歡之後昇華，把仇恨轉化為甜美的愛！而這樣的出草歌，延伸了更深的隱喻是指在語言不通的殖民文化下，原始部落的

處境是很艱難的，以共感的記憶作為一種精神性的象徵，藉由純真的獵人、少女及婦人的歌詠，乃是象徵整個部落出草儀式及部落文化失落的吶喊。

### 翻譯想像·虛構距離

在傅朗的創作〈瑪麗安·賈文娜：逝去的聲音〉描寫一個男子舊地重遊，追憶已逝的戀情，歌手瑪麗安·賈文娜的歌聲是他與舊情人的共同記憶，成了貫穿小說的愛情象徵。象徵消逝的永恆瞬間，藉由音樂描述一份喚不回的愛。

而透過卓立及貝施娜的文學翻譯，王文興以中文朗讀其中段落：

我們以擁抱的方式打招呼，以脆弱的合禮姿勢稍微碰了一下。她看起來很尷尬，嘴唇輕微顫抖，我不知道說什麼，有很多可能的話語，也許什麼話都不可能。為了不打斷我們之間的連線，我談起了瑪麗亞·賈文娜那樣純粹的聲音，那樣完美的聲音，即使語言並不準確，但是必須竭盡全力地填滿給我們的時間和空間，我們周圍的嘈雜聲干擾這個時空，任何一個同事隨時都可能介入這個時空，然而瑪麗亞·賈文娜的聲音應是純粹、完美、明亮，我對她說，我記得那種聲音而感到感動，她笑著點點頭，態度肯定而謹慎，她的藍眼睛注視著我的眼睛深處，好像她無法完全相信我的話。

他認為傅朗所寫的每一句話都很有力感，這些力量描寫得很逼真，就是兩個情人見面的逼真。特

別在一開始，這兩人的見面不是熱情，而是自然，只能講些不重要的話言不由衷的話，然後旁邊的同事也只好應付忍受，然後再談些極不重要的話，所以這兩個人只好忍受，直到他們受不了，所以這個如見其聞，有內有外。內是指情人，外是指同事，理想的寫實描寫，裡外都真實。

傅朗就這個段落裡頭表示，兩位情人可以重新相逢，但多多少少也同時在搶時間，也是重新給自己重新定位彼此的位置，因情感受到迫害就不再存在。因此，在這段落所有細微的細節都非常重要。其實傅朗知道，也許細節不是很重要，卻佔據了整個空間，然而，他感謝王文興所闡釋小說描寫的內外的真實，其實寫作的內外的來來往往，就是觀察感受外在的事物由內心感受的往返就是寫作的往返。

再來是舞鶴朗讀傅朗所寫〈文本的呼喚〉談了兩個主題：毫不抗拒地沉浸和虛構的適當距離。對於文本的解析，舞鶴表示他只能在寫作的時候，不要有任何的抗拒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認同，有一個相同的看法，疏離性的介入，是必要的。但小說的冒險對傅朗而言從來不是別的：一個內在陌生的領地，一個吸引我但我對它的邊界是一無所知的地方。呼喚，地點引起的誘惑，或許與一種往昔的經驗，一種局部的閃念，一個被遺忘的時刻有關。有時候，某個人站在這些顫動的光線面前，他是發送人，鼓動者，第一個主宰，然後他的面孔變得模糊了。對傅朗而言，寫小說是有必要毫不抗拒地沉浸在一個空間裡。以及關於虛構的適當距離，每個作家對於自身寫作的距離，都有它獨特的距離，就好像唱歌有音

域一樣，若是音域太高或是太低，就會唱不好，因此，適度與創作保持一定距離，以享受一種少見的發展自由。亦是在每部小說的起點找到一個足夠遙遠從而讓人激動、足夠接近從而讓人產生靈感的世界，一個嵌入一種小說情境、與自身保持距離的意圖，這個意圖保證並詢問自身的整個存在。

### 少年家變·尋覓茫然

傅朗最後談及王文興《家變》與舞鶴的小說是很截然不同的，王文興所建築的人文景觀，構築了父親的逃逸、出走是黑色的核心，小說透過一幅幅的畫面來描寫年輕與年老的父子對話，王文興對細節的敏感度，從兒子對父親的態度，從小說的結構而言，尋找父親的形象是沿著時間線性的遠景美，依循著記憶來尋索父親的形象。他反問王文興這篇小說寫在1972年，如果是在今天再寫這篇小說，是否還會以同樣的方式寫這篇小說？

誠然，一個藝術品的最高層次的瞭解是結構，所以，王文興的答案，是肯定的！即使再一次肯定還是這樣的方式出場！而且他提及他常常把這本書偶然讀一下，把一些句點改一下，他只有把他要的境界寫到百分之八十而已，那他就只好再把不滿意這一句話寫一遍，他常常花兩個小時再寫一遍，所以他認為對於小說的不滿意還是存在。

舞鶴提及王老師的小說語言皆是一絕！「一個

寒冬的初晚，他到一個同學之家去瞅一隻新鋼琴，以是沒及時返家。他的父親乃出去尋覓之。父親因着他學校去的路走上，意以可以在道上遇到他。天色已烏墨，他的父親走過了一門路燈，燈的光線像一把灰扇。他沒于幽暗之裏，下不遠還有一盞路燈，燈的電線桿下有兩隻三輪車，兩個車伏在打瞌睡。他的父親懷疑可能已經錯過，他底兒子可能已走另一條道回歸，他便折返。抵到家後，父親又決心再去尋覓，便又走原來的路找尋。……他在路過的每個孩童底臉上尋覓，想歷認出他的孩子來。……未知甚麼時候他迷路了，他發覺走到一條鐵軌旁側。他轉了幾轉，轉到一座垃圾山旁。他不知該怎樣行出這些凌蕪的巷子。有條伶瘦的狗在他前面行過。他又進了另一條巷子，然後發現走出來了，看見遠遠那門齒科醫院的牌灯。」他朗讀《家變》裡這段文字，對他而言，非常有感情，具體的物，帶出來了那時代的氛圍，在巷弄間的迷途，喚起了他少年時代的茫然，特別是巷子拐進又再拐進去的文字畫面，彷彿是他自身面對人生的尋覓，生命的某一段時刻，尋覓的茫然。

於是，我們為文學朗讀、翻譯和對話，說明了作家之心，如湖似海；文字的波光，正對應著作家的心靈動狀。這場「閱讀波光」，便是批文入情，看清那波動的輝光。作家彼此之間的心靈波浪呼應，宛如流水，在我們心底流轉一段美好的文學時光。✎



# 文學迴鄉



國家圖書館主辦 · 深入基層 · 服務大眾 · 豐富心靈

## 文學迴鄉 館館對話

### 校園系列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5月2日  | <b>顏艾琳</b> | 金門高工 | 詩歌卡拉也OK                 |
| 5月18日 | <b>鍾文音</b> | 清水高中 | 這世界是個大教室：循著文學經典去閱讀與行旅人生 |
| 5月30日 | <b>巴代</b>  | 白河商工 | 走讀·我的故鄉                 |
| 6月4日  | <b>楊錦郁</b> | 振聲中學 | 閱讀的故事                   |

### 南部系列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5月23日 | <b>藍淑貞</b> | 曾文家商  | 用阿母的話寫阿母的事          |
| 5月10日 | <b>王家祥</b> | 協同中學  | 臺灣是一隻鯨魚             |
| 5月11日 | <b>劉亮佐</b> | 左營高中  | 從微世代看微創作的熱情         |
| 5月11日 | <b>蔡文章</b> | 楠梓高中  | 鄉土散文創作經驗談           |
| 5月16日 | <b>劉仲倫</b> | 北港高中  | 文學有聲、劇場亮相 文學作品的戲劇表演 |
| 5月19日 | <b>李敏勇</b> | 聖功女中  | 我的詩人之旅—談創作與閱讀       |
| 5月24日 | <b>巴代</b>  | 屏東女中  | 關於阿朗壠古道的一段軼事        |
| 5月26日 | <b>鄭秉泓</b> | 新化高中  | 文學與影像的對話—談大眾文學與愛情敘事 |
| 7月29日 | <b>彭瑞金</b> | 高雄文學館 | 從神話到民間穢語—臺灣民間文學     |

### 圖書館系列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7月8日  | <b>紀大偉、柯裕棻、黃麗群</b> | 南投三育基督學院      | 我為何寫作，我為何不寫        |
| 7月14日 | <b>莊永明</b>         | 宜蘭縣政府文化中心     | 聽庶民說故事—台灣史料裡的哀與愁   |
| 7月21日 | <b>王聰威</b>         |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安康分館 | 閱讀我所在的世代—從書寫與出版談起  |
| 7月28日 | <b>余光中</b>         | 金門縣立文化局       | 島嶼與寫作              |
| 8月4日  | <b>蔡珠兒</b>         | 南投縣立圖書館集集分館   | 土耕與筆耕—關於生活與閱讀      |
| 8月11日 | <b>袁瓊瓊</b>         | 台中市霧峰區以文圖書館   | 如何閱讀自己—寫自己的家族小說    |
| 8月18日 | <b>陳若曦</b>         | 高雄市立圖書館右昌分館   | 自浪濤間走來—回眸我的時代、我的書寫 |

### 館際交流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6月23日 | <b>南投文學館</b>    | 山林文學的發展期待        |
| 7月28日 | <b>賴和文學紀念館</b>  | 醫學與人文的交會         |
| 8月25日 | <b>宜蘭文學館</b>    | 蘭陽文學的發生與宜蘭文學館的定位 |
| 9月1日  | <b>台東文學館籌備處</b> | 時代與世代            |